

舊時文事

—— 民国文学旧刊寻踪



何宝民 著



海城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教育出版社

余英时
——
叙旧文丛

以国文学旧刊寻踪

時文事

何宝民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时文事: 民国文学旧刊寻踪/何宝民著. —福州:

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5. 1

(叙旧文丛)

ISBN 978-7-5334-6077-8

I. ①旧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文学—期刊—研究—中

国—民国 IV. ①I209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9977 号

叙旧文丛

JIUSHI WENSHI

旧时文事

——民国文学旧刊寻踪

何宝民 著

责任编辑: 林冠珍

美术编辑: 季凯闻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0591-83726971 83726290

发行部电话: 0591-83721876 87115073 010-62027445)

出版人 黄旭

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(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: 350002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7

字数 111 千

插页 2
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4-6077-8

定价 36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

请向本社出版科 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何宝民，1939年生，河南南阳人。编审。著有《寓言十家》，《鸣溪谷书话》等，主编《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》（十卷）。

“叙旧文丛”出版弁言

叙，讲述，盼侧耳倾听；旧，过去，期一日相逢；叙旧，网罗旧闻，纪言叙之，以温故，以溯往，以述怀，以知新。

搜寻、稽索、钩沉、抉隐，一句话，一件事，一本书，一个人，那满满的闪着光芒的过去，在琐细字间，鲜活，绽放。

走进旧时光，来一场返程之旅，为那心中永不褪色的旧日情怀。我们相信，叙旧的过程，是唤醒记忆，省思历史，亦是安顿今者，启示未来。

且流连，那些文学史上的风景

陈四益

何宝民先生新著问世，责我作序。序，我何敢！但他结集之前，散见于几种期刊的“民国文学旧刊寻踪”系列文章，确曾读过一些。随着他的笔触，行走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那多姿多彩的“山阴道上”，一丘一壑，一草一木，大有应接不暇之感。

我读大学的时候，“现代文学史”包括了“五四”以后中国的全部文学。后来强调“十三年”（1949～1962），于是，把“现代”断在1949年之前，之后一段就叫“当代文学”了。这样，所谓“现代”便大体同“民国时期”重合。

近三十年来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，皇皇巨著出了不少。我因不做专门

研究，细心读过的并不多，倒是宝民先生这些“旧刊寻踪”，一人、一刊，一文、一事，不去分阵营，归流派，别正闰，排座次，娓娓道来，颇合我“闲读”的口味。许多旧人、旧刊、旧文、旧事，若不是他细心梳扒，或许无需多久都将归于湮灭。

譬如，郑振铎、巴金、靳以于1934年创办的《文学季刊》，是广为人知的。《文学季刊》还有一个同年创办的姊妹刊《水星》，今天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主编者都鼎鼎大名，除郑、巴、靳外，还有卞之琳、李健吾、沈从文等人，由卞之琳负责。作者群，更是群星灿烂——茅盾、周作人、张天翼、冰心、何其芳、李广田、蹇先艾、臧克家、吴伯箫、废名、丽尼、艾芜、荒煤、梁宗岱等等，都是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。

《水星》的作者群中还有一位名叫张天，南阳人，孤陋如我，便闻所未闻。他的作品多写南阳农村的生活，除《水星》外，在《新小说》和《人间世》也有作品发表。《新小说》称他为“特别值得推荐的”“新出的作家”，认为他的笔致、语言直可追老舍的短篇。卞之琳回忆《水星》，说他和靳以都对张天寄予了最大的希望。可惜《水星》只出了九期便因时局等各种原因终刊，而张天也就此消失于文坛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

“失踪”了的作家。宝民先生曾想通过南阳地方史志查出些他这位乡贤的踪迹，可惜也如南阳刘子骥之觅桃花源，无果而返。其实，就是《水星》这本相当重要的文学刊物，一段时间里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也几近于“失踪”了。

有些作家和文学刊物，虽然并未失踪，但也因种种原因消失于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野。宝民先生有专文介绍《谈风》：1936年在上海创刊，主编为周黎庵。大概因为刊物和编者在文学趣味上同周作人、林语堂等走得较近，被归于幽默一派，连带着刊物上不少揭示现实的作家与作品，也都长期被冷落或被消失了。原名王焕斗的作家老向，在《谈风》上连续发表的《宛西见闻记》，也如张天的小说，是对现实的揭露，那真实与残酷，是许多标语口号式的左翼作家所远远不及的。老向是“五四”运动的亲历者，大革命时期离校南下参加北伐，后又重返北大求学。抗战时期从事抗战文化宣传，创作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通俗文化作品，深受民众喜爱。香港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刘以鬯称，“在现代中国作家中，作品能竭力摆脱西洋文学的影响的，老向是极少数中间的一个。他的作品，民族风格显明，不大有洋葱味。”可惜这样一位有独特贡献的作家，长期被漠

视，自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，更是入了另册。他在“文革”中死去。即便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，记得他并给与恰当评价的人，也已寥寥，他是一位“被失踪”的作家。

旧刊寻踪，还会有许多有意思的发现。还原到当时的情境，作家间或作家群间的壁垒，其实并非像后来某类叙事那样红白分明，似乎真个“汉贼不两立”似的。

章衣萍，因着鲁迅《教授杂咏》一诗的讥嘲和他那些小说，被列入色情文学作家，并非无因。但他先前与鲁迅一起筹办《语丝》，“三一八”惨案后，愤而作“卖国有功，爱国该死；骂贼无益，杀贼为佳”的联语，也曾相当激进，便很少有人还记得，或虽然记得却不敢或不肯提及了。

鲁迅到上海后，在暨南大学的讲演，有两次都是章衣萍所邀。其中一次，就是直到今天还为人不断提到的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，讲稿最先发表于暨南大学学生文艺社团秋野社的社刊《秋野》。秋野社就是时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章衣萍发起建立的。这一次演讲，有章铁民与曹聚仁两个记录稿，后来鲁迅在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，收入了《集外集》。

鲁迅在暨南大学还有一次讲演，讲题是《离骚和反

离骚》，记录稿刊于《暨南学刊》。这次讲演的记录稿记得粗疏，还有一些错误，也未经鲁迅认可或重新整理，所以后来不曾收入鲁迅的各种文集。但记录稿中，仍保留了不少鲁迅式的深刻与幽默。譬如他说“离骚”就是牢骚。“反离骚”就是反对发牢骚，以为人应听天由命，发什么牢骚？人一发牢骚，社会就会扰乱了。而发牢骚的则说，因为社会扰乱了，所以我要发牢骚。发牢骚多少会使人们的意识清醒些。现在的出版物《新月》，说是只限于文艺的研究，不许人发牢骚，这便是“反离骚”遗下来的精神。不过，鲁迅以为，这两派——牢骚与反牢骚都不是社会的叛徒。发牢骚也绝不至扰乱社会。发牢骚的也都为一己利禄而已，整个的社会问题仍是不会涉及的！

直到现在，“离骚”与“反离骚”的争论依旧在继续，而大致是与权势者同一步调的，都是“反离骚”派，而相反立场者则是“离骚”派。鲁迅说这两派都不是“社会的叛徒”，发牢骚绝不至扰乱社会，至今也依然是不可调和之论。

李长之因 1957 年之役，早已销声匿迹，只是这几年才又稍稍被人提及，他的《鲁迅批判》也得以再版。他关于“批评是反奴性的”见解，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

贻的感觉：“凡是屈服于权威，屈服于时代，屈服于欲望（例如虚荣和金钱），屈服于舆论，屈服于传说，屈服于多数，屈服于偏见成见（不论是得自他人，或自己创造），这都是奴性，这都是反批评的。千篇一律的文章，应景的文章，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。”“真正批评家，大都无所顾忌，无所屈服，理性之是者是之，理性之非者非之。”（《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》）这期望，我们今天做到了吗？

读宝民先生新著，语皆平实，如聆听“讲古”，如对坐闲谈，不求“体大思深”，但那一花一树、一枝一叶，许多现代文学史上自行消逝或被消失的人物与作品，社团与期刊，已足令人流连。鲁迅曾说他的杂文集“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，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，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，一朝打开，便见光辉灿烂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，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，几个瓦碟，但也希望，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”（《〈且介亭杂文〉序言》）。宝民先生的书中，我想读者也一定会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。

在喧嚣的时代，这种吃力的、细致的工作，未必讨好，但若想细致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，这些“细节”怕也真是不该忽视的元素。

目 录

且流连，那些文学史上的风景/陈四益

- 1. 《秋野》的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
- 10. 《戈壁》上叶灵凤的漫画
- 21. 王任叔、张孟闻与《山雨》
- 30. 许啸天与《红叶》周刊
- 40. 《论语》和魏猛克漫画鲁迅
- 51. 《十日谈》的《文坛画虎录》
- 62. 《水星》和张天的小说
- 73. 储安平与《文学时代》
- 83. 《绿洲》和甘雨胡同六号
- 93. 史济行、《西北风》和鲁迅的《白莽遗诗序》

- 102 . 《今代文艺》和郭沫若的戏联
- 112 . 《谈风》的《宛西闻见记》
- 123 . 蒋弗华与《书人月刊》
- 133 . 《文艺战线》与何其芳、卞之琳、沙汀
- 145 . 刀与笔社和《刀与笔》
- 156 . 《大风》中沈从文的“梦”和“摘星”“看虹”
- 167 . 《文艺生活》的“鲁迅研究资料”
- 177 . 《人间》与胡兰成
- 186 . 李长之与《书评副刊》
- 196 . 《文艺春秋副刊》的书话
- 206 . 后记

《秋野》的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

《秋野》是上海暨南大学秋野社的社刊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学生文艺社团中，秋野社是为人熟知的一个，由暨大校长秘书兼文学院院长章衣萍（1900～1947）发起建立。暨大学生陈翔冰、陈好雯、陈雪江、郑吐飞（原名郑泗水）等，暨大的教师夏丐尊、顾仲彝、叶公超、余楠秋、张凤、汪静之、章铁民等，都是秋野的校内社员。文学社成立时正值天高气爽的秋天，于是从李贺《南山田中行》诗中取“秋野”二字命名。1927年12月，社刊《秋野》创刊，暨大出版科出版，上海开明书店发行。三十二开本，一百余页。

章衣萍在《发刊词》中道出了秋野社的宗旨：“秋

野社是为坦白的表现我们的感情，我们心灵上的苦闷而产生的，其唯一的目的是从荒寞中辟出乐园来。”进而抒发了秋野社同仁的心声：“我们住在青天白日下的江南革命之邦，我们勇敢的前驱的战士的鲜血已经流成河渠了。然而，看呵，我们的心灵是怎样的苦闷，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隔膜，我们社会是怎样寂寞和消沉！‘从寂寞中辟出乐园’来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。朋友们，我们不必想望那遥远的‘乐园’，并且，‘乐园’实在不是我们暂时所需要的事。同是站在战场的血泊里的人，我们应该悲哀地哭，应该狂乐地笑，用我们的哭声和笑声去安慰那伟大的地下和地上的革命的灵魂，同时把自己的怠惰和寂寞的灵魂也剧烈地喊醒，我们需要的是革命，不是‘乐园’。把‘乐园’留给未来的遥远的朋友们吧。我们应该唱着勇敢之歌走到战场上去。”

二十七岁的章衣萍当时是和鲁迅过从较多的朋友。鲁迅曾多次应邀到暨大演讲。第一次是应老友夏丏尊之邀。夏丏尊时任暨大国文系主任兼教大一国文。因为国文系刚建立，只有一个年级的学生，邀请是以“同级会”的名义发出的。《鲁迅日记》1927年11月6日：“上午丏尊来邀至华兴楼所设暨南大学同级会演讲并午餐。”主要讲关于文学创作和读书方法等问题，可惜讲



《秋野》第三期刊影

稿不存。

隔了一个多月，章衣萍敦请鲁迅再次来到暨大。《鲁迅日记》12月21日：“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。”这次演讲题目是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。

演讲的记录稿有两种版本：一是章铁民记录。《鲁迅日记》12月29日：“下午寄还暨南大学陈翔冰讲稿。”“讲稿”，即鲁迅的演讲记录。秋野社将记录送请

鲁迅修改审定，鲁迅审阅后寄还陈翔冰。记录稿的题目就是《文学与政治的歧途》，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《秋野》上发表，署“鲁迅先生讲演，章铁民记录”。章铁民（1899～？），安徽绩溪人。时在暨大附中任教。一是刘率真记录。题目也是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，刊载于1928年1月29日和30日上海《新闻报》的副刊《学海》（第一八二、一八三期），署“周鲁迅讲，刘率真记”。刘率真，即曹聚仁（1900～1972），浙江兰溪人，时任暨大教授。鲁迅《集外集》收入的是后者。

章的记录稿（以下简称《秋野》文）约三千字，曹的记录稿多了一千字左右。比较阅读两篇《文学与政治的歧途》，会更接近演讲的“原貌”。

《集外集》文较《秋野》文记录得比较详细。如，《秋野》文中“政治家对待文学家起初是捧，后来是杀；这是毫无理由的”一句，《集外集》文中是：

这时，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，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，又要出来开口。从前文艺家的话，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；直到革命成功，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，在文艺